

共和国卫士之歌

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报告文学集



解放军出版社

序

郭林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组织军内作家、新闻工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反映首都戒严部队英模事迹的报告文学集——《共和国卫士之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书中的人物，多数已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有的虽未授予称号，但其人其事已为部队和广大群众所熟知。他们中，有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作过贡献的将军，也有入伍不久的新战士，有的长年生活、战斗在基层，也有的一直在领导机关工作。在这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军委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捍卫人民共和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这些同志的英雄事迹生动地表明，他们不愧为我军广大官兵杰出的代表，不愧为人民利益的坚强保卫者，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卫士。历史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功绩！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共和国首都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在那令人难忘的分分秒秒中，无不渗透着“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舍得一切”的时代精神；无不反映出“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崇高思想。有的虽然惨遭暴徒杀害，但死得壮烈，死得光荣！他们就象一座座高耸的丰碑，立在人们的心中。

我由衷地、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这本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好书。它对于进一步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更加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大有裨益的。

当前，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一定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们学习；学习他们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祖国、对人民一片忠诚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们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从指挥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学习他们艰苦奋斗，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总之，要以他们为榜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走好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为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目 录

- 太阳系里一颗星……………苏方学(1)
- 火中的凤凰……………石 祥(31)
- 血与火交响曲
——记崔国政……………王宗仁 张喜波(54)
- 忠魂轻随上翠微……………窦孝鹏(71)
- 血写的忠诚
——马国选的故事……………霍 青(101)
- 火路血歌
——战士张震一生中的五个半小时……张卫明(120)
- 你——曾经也是个大学生……………樊晓光(138)
- 好一条“山东大汉”！
——记“共和国卫士”廖开喜
……………曹万德 徐准 牛选奎(151)
- 他用生命写完最后一条新闻……………赵 明 刘世仁(160)
- 警营雄杰
——李国瑞的故事……………钟长洪(168)
- 忠魂曲……………长 洪(188)

向前,向前,向前……

——记副师长赵国海…………… 冰 儿(197)

危难之时见深情

——张瑩少将和女工马战琴…………… 穆 静(213)

红军团的新一代…………… 韩瑞华 章立品(223)

爱,撒在布满石雨的路上

——记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一支梯队

…………… 刘从礼(237)

太阳系里一颗星

苏方学

路，是每人每天都要走的。

虽然人人都走路，都自称有个神圣的目标，结果却是：有的人留下蝇迹和鸡爪印，有的走过伟大史诗的诗行。

——题记

5月20日序曲

王强少尉今天一大早，就象贼一样地溜出某仓库侧门，溜出这个被一伙人包围的大院。单就他的遭遇证明，部队足有万条理由进京戒严。不然，北京算是谁家的天下？

当然，他不是贼。不是，又能怎么的！人家盯住了大门，你王强只好先受点委屈，偷偷出侧门，闪进胡同，绕道上丰台路，回去寻找你的部队。

昨夜被“飞虎队”折腾通宵的市街好像才入睡。黎明静悄悄，宛若老山前线的清晨——

白雾从谷底爬上山崖，爬过哨位。

太阳像从战士的脊背爬起，攀上峰顶。

夜把他们苦熬到清晨，就酬以边寨军人百灵鸟婉转的晨曲和朦胧的山景——

他从长沙炮院去那儿实习，当见习排长，在锯齿形峰峦

上，饱览过祖国西南边陲美妙的晨光。

雄踞于山峰上的火炮，增加了山的高度。

山，也因为祖国的卫士在而更加雄奇。

晨雾从他的胸前爬上天去，晚月则趴在他的肩头。火炮与他用沉默的严威，守护边疆的宁静，少数民族村寨的灯火，才能闪亮在高脚木楼里；木楼外面的芭蕉林中、幽暗月影下，才飘荡着柔柔的情歌。那淌着月光的清宁，才能静静地流向边界。

历史决不把荣誉廉价地分送给每个人——人们并非都愿到那个最危险的前沿观察哨去。那儿，山势最陡最险峻，又是敌方常放冷枪的地方。听说，蛇蝎蜈蚣也多，蚊子是集团飞旋的。艰险与光荣同在。而在前线，光荣的军人离死神最近。他偏要求去，和几个兵蹲在猫耳洞里观察敌情。他有时趴在草丛里架望远镜观察，近旁就竖起尺把长的扁头蛇，吐出红红的蛇信。飞弹袭来，打掉头上的枝叶，把蛇吓跑了。他仍在观察，绘出敌方兵力布置图，使火炮一旦开口时，不至于说空话，无的放矢。

他因此荣立三等功。

功为祖国而立，立在前哨，他是祖国一座年轻的山峰。

毕业实习后，他到某师炮团工作。在白洋淀，在稻田里，在火炮演习场区，他常常想——

你想欢翔在蓝天下的鸟群哟，别让翅膀遮黑了丽日。你欲啜饮晨露的蜂蝶呀，别让风儿摇动草尖。使你的心境平静如山间的镜湖吧，你的脑海会现美妙的星光和树影。

犹如暴风闯过繁花似锦的苑林，四月的动乱打落希望的花朵，一座快要造就的大厦又被五月的毒焰焚烧。首都进入夏季之后无一宁日，人的脑海里翻滚着浊浪。

搞动乱的人煽动一股股多达几万之众的市民围堵进京部队。

几辆载满砖块的卡车呼啸而过。

接着，好几群人叫喊着奔向大井立交桥。

这儿离芦沟桥不远，历来是进京的咽喉要道。人群中有人大喊：“鬼子要进屯了！”

奇怪，政府还未宣布戒严，北京“高自联”昨天就电令保定“高自联”煽动市民围堵进京部队。现在他们又如临大敌，要去堵截哪支部队进京？

王强心里恼火：把人民解放军叫作鬼子？

鬼子曾来过，那是52年前“七七”事变时。华北从此沦丧。老京都人，在膏药旗下当了亡国奴，拿良民证做护身符，也还不敢瞧皇军的威容一眼。老辈子人大概忘了教育儿孙，养出这一群群帮闲，竟去堵截人民子弟兵，还把他们称之为——鬼子！

这倒也罢了，那位老大爷咋也忘啦？还拎着小马扎，携带孙子去，说活到七十多岁，没见过这样热闹的局面。

那对新婚夫妇，喜花儿都未摘掉，也说要瞧瞧“鬼子进屯”，跟在一大群青年男女后面赶热闹去。

他想起在老山前线卫戍时，也看到一群群老百姓赶路。他们是赶上山来给子弟兵送香蕉，送荔枝，送龙眼，送粮送肉。也有新婚的阿哥阿妹背长竹筒送水上哨所。他们都说，大军太苦了。

那儿是苦。单被虫咬，就够苦的。颈背上，常常落下五彩七色的毛虫，爬出一片红斑点，又痛又痒。今天他听到京都人说出这样的糊涂话，觉得句句都像爬在心坎上的大虫，伤透人心。

糊涂的人们呵，你们有一百个不满也不能跟那伙别有用心的人瞎嚷嚷。他们不是想搞好改革，而是要改姓，要打倒共产党，成立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因此害怕人民解放军。你们为啥跟着他们骂子弟兵？

王强今天像一座沉默的大山，突然被一声骂撞崖而来，心儿就回以声声碎裂的爆响。

他惊望大井立交桥。

那儿，两三万大声叫喊的人群，在围堵拦截一支部队！

大口径火炮的军歌

原来，王强要寻找的部队受阻于此！

这支摩托化开进的师团，昨夜在保定市被堵五个多小时，今晨急如惊雷而来，突然被阻在桥下——

右侧桥孔下，早有三辆装满砖块放了气的卡车横在路上，其间留个口子，由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把关，不准军车通过。两人拦住百多辆军车和几个团的兵力，可谓举世罕见的英雄。他们知道，解放军爱人民，是挨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只需拿面小旗往下一横，当兵的谁敢冲过？

对于爱你的人，你可用一根草棍拴门。

但为了正义，他能把鬼筑的厚墙推倒。

别以为你能阻挡他，也可打骂他。事情闹过极限，帮腔会变成帮手，帮手便是帮凶。糊涂的人们哟，当你向他抛来污言秽语和碎砖烂瓦时，你就不那么可敬可爱可尊了。

军令，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了执行从5月20日10时生效的戒严令，师部命令炮团为先锋，坚决突进。

团长岳中强中校和政委马炳泰中校，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官。他们根据现场情况，决定一边劝说群众一边掰开人墙，随车开进。他俩同龄，都属虎，用词却很精细，经得起推敲。用个“掰”字，比起“撕”字、“打”字有质的区别。虽然都是动词，力度可不一样。“掰”，温和得多了，算是客气的。师指挥部很赞赏两位聪明人的行动方案。于是，团长和政委各带两个营从左右翼往前插，为全师开道。

混杂在糊涂人中的暴徒见部队开动，一声喊打，昏狂的砖块，迷乱的雨石，惊惶的空瓶，尖叫的瓦砾，瞬间从大桥的上下左右向不带枪，也没戴钢盔的官兵们飞掷而来。

十七八岁的娃娃兵头破血流。

30多名官兵被砸伤。

这边往前插，那边往回顶；这边喊话请让开路，那边叫骂快滚回去。

炮团的四位主要领导，有三位到任不几天，为了处理军务，已有三天三夜未睡，昨夜又被困在保定市到今日凌晨，连打个盹的功夫都没有。如今受到砖击石打，人推鬼拽，力早乏了。还要带领官兵们冲决越来越厚的人墙，哪来超群的硬气？

岳中强团长是16日到职的。一来就忙着调集分散一二百里远的连队，至今未合过眼。他像猛虎出山，腾跃直前，不料，被人群推搡到护栏旁边，三个暴徒即揪住他，狂叫“来呵，教训教训这个中校。”岳中强体壮臂粗手劲大，反手扼住一歹徒腕口，大口径嗓门里爆出一声怒喝：“谁敢乱动，我就捏碎这只手！”困虎怒时，其啸声也能抖动山威，惊散了暴徒。可是校官服上的五个纽扣早被扯掉，胶鞋不知何时被踩脱，连袜子都不见了。他心里窝了一团火。

王强少尉虽然未看到团长勇斗暴徒的情景，却在左翼路边望见马炳泰政委遇到的险情。

18日，马政委获准探亲假回秦皇岛市探望病重的母亲，临启程时，炮团接到进京戒严的命令。他想到自己比那三位到职不几天的领导同志熟悉部队，关键时刻怎能离队呢？他留下来，而且，与团长身先士卒，齐头开道。暴徒们见他是个指挥官，狂叫着扑向他，卷来一股人潮。马炳泰发现身后有三名战士，怕他们被挤到下水道口，就拼命顶住冲击他的人群。终因寡不敌众，他被推倒了。暴徒们一拥而上，踹他，踢他，从他身上踏过。他们心狠，都把军人往死里踩。

危急之际，王强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冲开人群，扶起他们的政委，见政委站都站不稳了，就搀扶他转移到水泥隔离墩旁急救。不想，暴徒们反扑过来，喊：“打！打最大的官！”少尉愤怒难忍，一拍右胯硬梆梆的家伙，大声怒喝：“谁敢冲撞他，我就揍谁！”

暴徒们见他横眉竖眼，手贴右胯，生怕他一甩手就响枪，愣住了，倒退了。战士们趁机架起政委脱离危险区。他仍原地站着，虎视眈眈地逼视那伙人：“不许靠近！”

王强下意识的言行不是没有缘由，正如雨积云里必然要发出电闪雷鸣一样，那愤怒的声光，是恨与爱交进而出的。

事后战友们问他：你是用何种秘密武器吓唬暴徒的？他亮出半导体收音机，笑眯眯的。

但是，炮团毕竟未能突围。

那边在欢庆胜利，这边强忍着悲愤。

洪水虽然来势凶猛，却难永远淹没礁石。那瞬间的喧

器，不过是拍响礁石的浪头，在对永恒的音乐发出讥笑声。

团长坐在军车踏板上。

身上的伤痛与他静默着。

全体官兵也像他那样寂静。但沉默并非无语，正如哑然的云空，凝聚着雷火。

有人给他送来一双胶鞋一对袜子，他穿了袜，劈劈叭叭拍响鞋掌，蹬了鞋就要去看伤号，扭头见王强笑着看他，眼一横：“笑啥，还缺纽扣呢。”又拍拍王强肩膀，悄声地，“这事儿，保密。”他是绝对禁止向外单位透露的。

王强知道，团长最怕毁誉。听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带领连队去抢救老百姓，又舍命去抢救国家财产，硬是在危楼下把80多万元一分不拉地抠出来交回国库。可是，有个作家偏偏用嘲讽的笔调写出这件事。好象连队不顾人命只顾钱。每每想起那段诋毁连队荣誉的文字，他总要反驳几句：“我们救人命时，那位作家在哪儿？现在出来反思，在那指手划脚！”

这次，因为又带头拼命，去掰出口，口没掰开，反被打伤，被撕扯成这般模样，真有“虎下平原受犬欺”之感。他为此而恼火。可是，牙齿也有错咬舌头的时候，你能怨老百姓一辈子？

不过，人们呵，你们别以为这个炮团软弱可欺！

知道吗？在天津战役中，她的四连荣获打得好、团结好、纪律好的“三好”称号。为了不放空炮，四连把炮抬到楼顶，发射47发，有44发击中目标。

1951年8月1日，她成立于朝鲜战场。她无坚不摧，使侵略者闻风丧胆。就是这个炮团，在为哈尔滨筑堤抵挡

洪水，有四个连荣立集体二等功。1981年，她的一个连在宣化建立第一个文明村，荣立集体二等功。去年全军区炮兵考核，她获总评第一。

她是你自卫的拳头，你却要把她打伤！

她是你护城的堤坝，你偏想把她冲毁！

她是你的荣誉呵，你为何朝她吐唾沫？

王强少尉心里说：如果你不是老百姓，能堵住子弟兵么？子弟兵不看在父老兄弟姐妹情份上，会不动武？糊涂的亲人们呵，但愿你们想到，法律在咱们中国较起真来的时候，就没有特殊公民了。千万别把新中国的历史逼上悲剧的舞台呀！

奇怪，那边叫群众送来吃的喝的。

打骂过后的安抚，是用带刺的手掌来抚摸受辱者的面庞。战士们想，你们把俺围困两天两夜，俺撒把尿你都监视，生怕俺掏出来的是短枪，俺会相信你送来的不是羞辱而是真诚？不要！兵有兵的骨气，你怨不得他们。

干部们疑心：群众背后的人，玩啥花样？

白天见不到的笑星，夜间显现了。

那边常派“飞虎队”来袭扰刚躺在草坡上歇息的战士。他们三五成群掀起战士辱骂，说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受苦受累，你们这群绿猪躺在这儿睡觉呀？！战士们火了，还起嘴来，学生有幽静的校园，整洁的校舍，干么去广场搭帐篷住？我们野战部队露宿荒野，没挨着谁，你横啥？再横……一根草棍打不痛恶狼，有时必须以粗鄙对付横蛮。聪明的猎人知道，该怎样威慑猎物。

那伙人要干的坏事很多，也无理儿可辩，掉头往别处闹去。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只穿背心裤衩的美妞儿搂着，亮出两条白白的长腿。

这时王强正与几位大学生交谈，他指一指“飞虎队”，说，“我们的战士，不是木头人。他们刚刚挨骂挨打，人格受到侮辱，还看不出你们所谓的精英政治和民主自由是什么性质嘛。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已使他们感觉到，人间最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怀抱里，而罪恶却是从你们的背后飞掷出来的呀。朋友，警惕这群笑星！”

他们说，谁都不喜欢那群狂野之徒，但有时想得到树梢上的熟果，人也会呼唤暴风。

那么，你就等着瞧这棵备受摧残的果树，将如何忍受痛苦重新萌发其生命的光彩吧——他说，那时在花的微语里，也会透出我这颗爱心的幽香。

王强和他的战友被围堵在这里。

历史也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昏狂者的悔悟。

人们自以为神圣的时候，谬误与无耻也变得神圣起来。有些人甚至生怕上不了洋记者的镜头，会被历史遗忘；而甘当洋记者的群众演员，直冲镜头去，咧开满嘴黄牙笑。

就在这时，政治处主任宁水林中校闻讯到来，要洋记者交出相机和胶卷。女翻译把紧车门不开。宁中校怒指她：“你是中国人吗？是，就开门。”在几十个大学生同声喝问声中，她勉强开门，洋记者交出两台照相机，还有一台夹藏在两腿之间，宁中校眼尖，令他交出。“对不起，先生，你违犯戒严令了。”宁中校让人拿去作曝光处理时，对洋记者说：“法律不需要解释，它只要依法行事。”不想，竟有不少

人替洋记者说话，指斥他干涉新闻自由。他铁青着脸，眼里闪出电火。他想看看，那些人的心里是否还有一点中国人的灵魂在。

仿佛历史化装出来劝导昏狂的人们，一位老将军以“老大爷”的身份，戴一顶草帽来到围堵军车的人群中间，他跟这堆人聊一聊，他对那群人讲一讲，说明解放军是维护首都秩序而来的；是爱首都人民、爱学生的。“你们都看到了嘛，他们挨打，挨骂，也没还手还口……我们是受……”

马炳泰和岳中强认识他，听他说话常“露馅”，都为他捏一把汗。

他把爱的花籽交给春风。

然而，沙漠不接受绿色生命的种子。

“老大爷”白辛苦一场，走了。

他走后不久，师指挥部派人来传话：务必于今夜（22日）开进附近的西仓库休整。来说，为防群众推车拦路，务必先派兵堵住右侧桥头。

岳中强团长看看地形，认为右翼坡道口也要堵。他灵活决策，叫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各带50名官兵，分兵把守。他们仅以百名勇士，拦住不知多他们多少倍人的冲击。

参谋长赖国庆中校，比宁水林中校大一岁，话也不多，像门火炮，不发不响，响起来就惊天动地。22日下午9时，他布好兵后，说：“炮团的勇士们，敞开我们的大口径嗓门吧。听我口令，齐唱集团军军歌。嘿！勇猛地向前。预备——放！”

全团官兵，打开“大口径”，放起火炮一般的军歌来：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平江起义上

井冈，铁流向北方……

开头一声“嘿”，炮弹似的砸地震响，会听歌的群众不糊涂了，说这支部队歌声惨人，气硬得很，怕要动真格的了。哥儿们，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人群开始后退，有的散开了。

团长岳中强灵活机智，即和马炳泰政委决定提前行动。命令一传，炮团即向西仓库突进。

500米小街的颤音

从坡道口到西仓库，不足500米。随师突进的炮团又受到从那边涌来的人群拦截围攻。

原来，制造“某集团军反水”谣言的人，生怕这个集团军砸了他们的谣言公司，致使他们的阴谋破产，因此调来更多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这支部队，其猛烈程度，可想而知。

突然，有个中年妇女冲进街道拦截军车，说她的女儿被大兵们砸伤了。同时，一个中年汉子背来13岁的男孩，也要拦车告状，要部队给他的男孩治伤。

王强见状，生怕他们招来群众围观，部队将又遭受分割围攻的危险，即跑过去对他们说：“那么多人夹道砍我们，你们站在哪个路边，都可能被飞砖砸伤的，怎么能认定是我们的战士打伤的？再说，我们直到现在都没还手呀。你们看看，我们谁手里有砖块吗？没有吧？好，往路边瞧瞧，喏，他们在用砖砍人呢，找他们算账去吧！”话虽这么说，但见姑娘和男孩负伤流血，他还是带他们到附近的医院去包扎了。

他把他们引到路边时，跑来围观的一大群人至此止步，

车队才幸得开抵丁字路口。他却因此成为最明显的目标，砖块不时向他袭来。

汉子和妇女劝他：“你一个人行动，危险，回去吧。”

凡人，总是最能感悟到爱的。那两位中年男女终于从朦胧中醒悟过来。他们虽然不认识他，但他使他们认识到人民军队爱人民。

这时，部队又受阻于丁字路口。

马炳泰和其他几个团的团领导到一家饭店后院去和那边的头头们对话。他问一个人：“假若你被人骂，还被人打，肯定被激怒，并用你的铁拳捍卫你的人权，是吧？可是，我们被堵截三天两夜挨打受骂，忍辱负重这么久，有谁回嘴还手么？你可曾见过天下有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军队么？谁能像我们这样克制人性中最难抑制的愤怒？！你们如有良心，就应该让我们的战士到西仓库去喝一口水。”那人摇头唉叹，说他们不能自作主张，请示之后回话。

这儿离西仓库不到百米。部队还是就地坐下等待回复。时间好像在此停步，等待人对人的了解。风却不安地踱步巡视人间的秘密。她那不祥的预感，使树叶都颤抖了。

终于，守约的官兵得到回话：可以通过。

他们可想不到，刚进入这条小街30米，两侧即飞出砖块瓦片、尖利的铁棍。百多名官兵顿时受伤，纷纷倒在战友怀里。血，花瓣似的，溅落在地。

真理被暴风骤雨袭击时，它的种子也被罪恶之风传播开去。群众眼见血腥的杀戮，不禁悲号：“怎么能这样欺负解放军呵！”人们的天良似乎是罪恶之手击醒的。20多位大学生顿悟到这种杀人的阴谋，等于杀害他们的希望。他